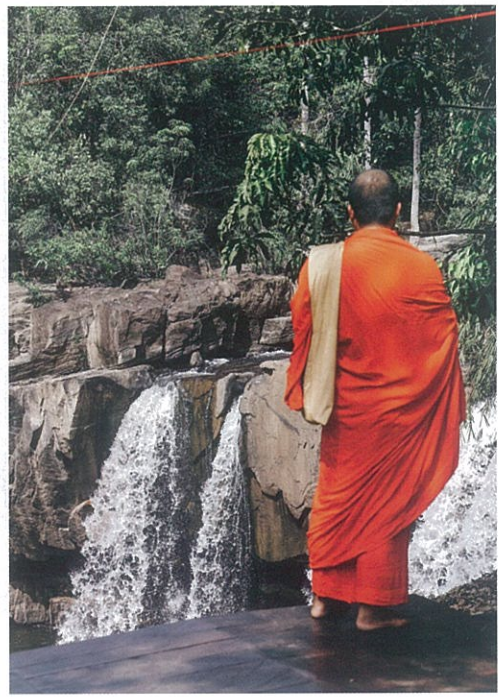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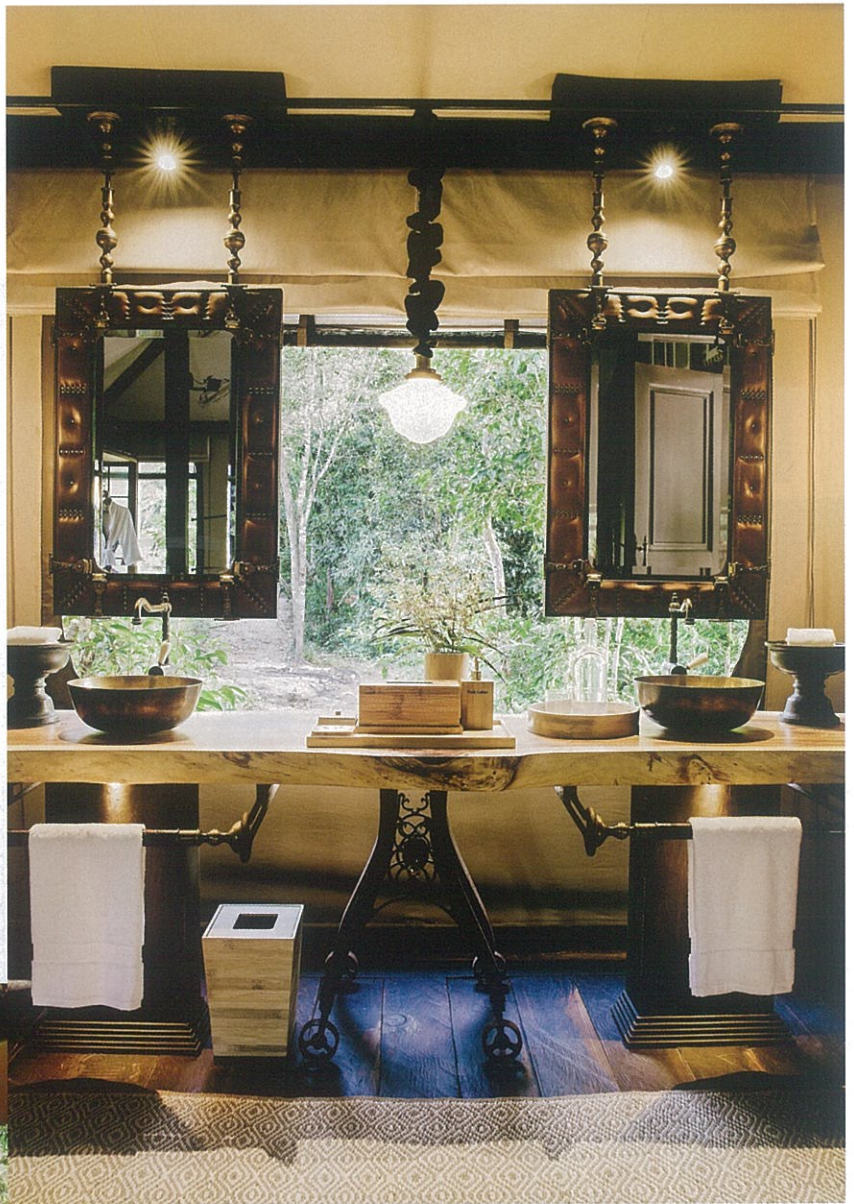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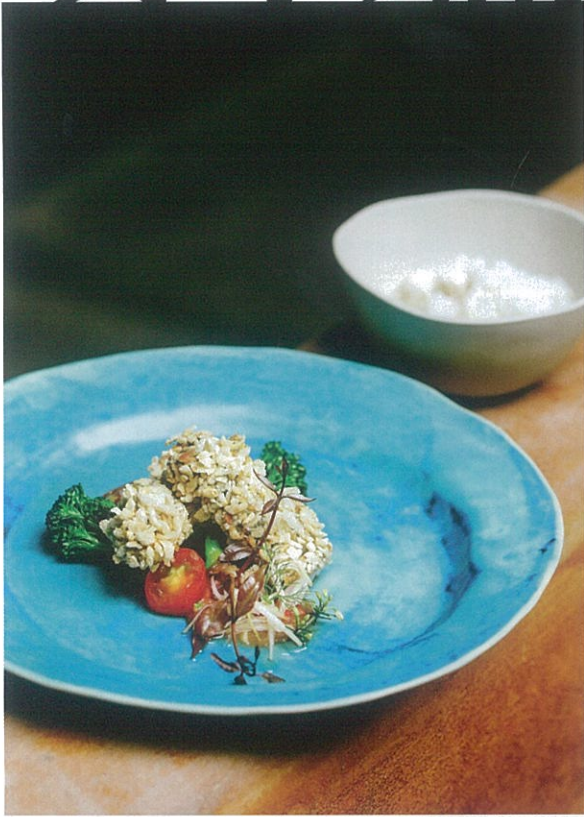


吴哥以南



海岸巡礼

部分图片来自 Senta Mami Wild - alamy



雨林与水

我们有点儿迷路了。一行人从西哈努克国际机场出发，走了将近两小时之后，我们从路况还不错的水泥路拐到柔肠寸断，但风景好得不行的小土路上，走了几次都没走通。我打开谷歌地图，帮着找路，发现是徒劳的。谷歌地图虽然在这里可以轻易打开，但根本就无法指路，走着走着，前面就没路了。最后，我们还是在卖宝矿力柴油大妈的指引下走上正轨。后来才知道，在柬埔寨，找不着北是常事，甚至夸张到当地人见面也要约一个标志性的地方，比如某颗大树、某广场，以防丢失。

穿着绿色制服的瓦奈是EXO旅游公司派来的专职司机，他那辆现代牌County巴士在穿过一个军人负责的岗亭后，就被一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敞篷吉普接管了。放下行李，我们迎来了最狂野的check-in仪式——跟着向导爬上一个十来层高的铁塔，再从塔台上用zipline尖叫着滑过胯下340米长的雨林河流景观，来到一条瀑布的对岸。又一次饱蘸水汽的滑行让我想起了美猴王和它的水帘洞。对岸迎接我们的是Santa Mani Wild酒店坚实的地面，以及一杯迎客的冰镇鸡尾酒，由朗姆酒、当地的菠萝、芦荟和月桂叶勾兑而成。

Santa Mani Wild紧挨着Cardamon国家公园，由横跨大河的15座独栋帐篷构成，总长一点五公里，是鬼才Bill Bensley的最新作品。在历经大规模的盗伐森林退化之后，这里成了东南亚最大的一片热带雨林保护地，里面栖息着包括亚洲象、黑熊、长臂猿、穿山甲在内的两百多种野生动物。

一觉醒来，依稀涌入耳膜的是窗外白冠噪鹛的聒噪声、瀑布的流水声。每个帐篷都有自己的主题，我的与禁猎有关。在入口处的庭院上，挂着一副几个持枪的Wild Alliance队员在丛林里巡逻的巨幅壁画，右边绣满了动物主题图案的沙发面前，摆放着几个真材实料的弹药箱，它们应该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内战时期的遗留物。

这个NGO组织是酒店的合作伙伴之一，主要职责就是打击偷猎和盗林行为。何止这些弹药箱、古玩、家具，放眼望去，房间内最得我心的是充斥在各个角落里的画册古籍，有四五十本之多，大部分都是主人的多年收藏。随手从靠近床榻的书架上抽出一本绿皮旧书，发现是浪漫主义的先驱诗人罗伯特·伯恩斯的合集，他被《简爱》作者夏洛蒂·勃朗特称为影响最大的古典诗人。

早餐后，酒店的向导Mac和司机Tim就已经在吉普车边上等我多时，我们上午将一同前往河边乘坐龙舟，然后在下午参加Wild Alliance的巡逻活动。在这里，还有其他丰富的体验活动。如果愿意早起，可以在早饭前去河边观鸟。在通往帐篷的小径上，扑闪着翅膀的大白纹凤蝶提醒我去翻阅餐厅茶几上放置的一本书：《东南亚蝴蝶》。酒店也专门有识别蝴蝶的课程。如果你对美食感兴趣，这里的副厨是一个识别野菜的高手，你可以跟着他去一趟旁边的“菜市场”，回来用高棉料理烹饪。

在渡船上，Mac向我展示脖子上一片醒目的文身，这种文身的历史最早可以溯源到吴哥时期的高棉帝国，但现在主要在泰国流行。在善于识别各种蝴蝶和植物的Mac看来，这的文化和泰国是相通的，甚至从这里回到他泰南的老家比到曼谷还要近，而我们脚下的河水最终将入海流入泰国湾。

在离酒店不远的的一个村子里，我们进到一个蓝色高脚屋参观，主人居然就是酒店里为员工食堂做饭的大姐。而对面的学校更有很多酒店的职工子女就读。Mac告诉我，在酒店将近一百名员工里大多来自附近的农村，为当地就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更有意义的是，很多村民在过去从事盗猎和盗伐，而如今不但停止了这些活动，有的甚至还走向了过去的反面，成为Wild Alliance其中的一员。

下午带领Mac和我进入林区巡逻的Paul就是这样一位柬埔寨人。我们在浓密的树林中缓慢穿行，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当地的佩枪警察和一个军人。如果不是Paul指出来，我可能不会认为一个圆乎乎的坑是大象的脚印，更别提能判断出大概的日期了。但从一堆粪便中我能轻易找出一片芒

上页左起顺时针 西哈努克的海边。/ Santa Mani Wild餐厅食物。/ 15座野奢帐篷，沿着1.5公里长的河流和瀑布分布。/ 采用豪华露营新概念，使用最高级别的设计和保护环境的新模式。/ 每一座豪华帐篷都在100平方米起。
对页左起顺时针 客房一角。/ Bill Bensley收藏的古籍。/ 酒店服务人员。/ 野生动物红外线监测摄像头。/ 酒店奢华的丛林探险风格，沉浸在自然的色彩和声音中。/ 工具房。

果果核,让人顿时有了成就感。我们还重新考察了几个自动检测相机的安置点,观看它们是如何在野外工作的。更有趣的是,Paul发现了两个捕捉动物用的诱捕陷阱,它们用竹子编制,在上面绑上诱人的猎物,连上一颗附近被掰弯的小树,吸引倒霉蛋过来遭殃。这些诱捕工具大都已经霉烂,说明当地盗猎者已经越来越少。

雾锁波哥山

有一种说法, Cardamom 国家公园之所以能保持物种多样性,是由于当年红色高棉曾经驻扎在此。常年没有人类活动致使动植物繁衍复苏。如此说来,靠近海边贡布市的波哥山似乎就没那么走运了。

在殖民时期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很懂生活情调的法国人在波哥山海拔约一千五百米的地方,修建了教堂、赌场、疗养院、邮局,甚至墓地,成为名副其实的避暑山庄。后来,西哈努克也在地势稍微低的地方建了一个自己的夏宫,里面有很多妃子的房间,可谓“金屋藏娇”。这些法式建筑在法国人走后一度被荒废,后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为波尔布特的军队做最后挣扎的据点,留下了无数弹痕。教堂被改成军官的宿舍,佛寺里面堆起架设机关炮的水泥柱子,所有这些印记都化成废墟躺在荒野里,就像那些沉睡在雨林里几百年的吴哥古庙一样,成为柬埔寨人不可磨灭的印记之一。只是最近几年,历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“现在整座山都是你们中国人的啦!”我的司机达拉在充满雾气的盘山公路上,边开车边与我聊天。

的确,这座山十几年前被一家中国公司承包下来,负责开发和修建基础设施,我们脚下的这条公路就是中国人修建的。如果我在几年前来这里,估计还能有幸看到那个被作为据点的、坚如城堡的赌场,如今它被改成了一家宾馆,叫波哥山皇家酒店。至于邮局,已经被拆得一干二净。

在三十英尺高的当地保护神茅奶奶雕像的注视下,整座夏宫已经快被茂盛的雨林吞噬,唯独会客宫因为成了贡布年轻人练习涂鸦的试验场,才平添了几分人间气息。穿过一条几乎无法辨认的小径,达拉把我带到妃子们的寝宫,那里的房间一间挨着一间,里面杂草灌木丛生。它们盘踞在后院的一个山坡上,僻静又拥有好的视角,让人浮想那些美好的夏日夜晚。那是一切将要发生却尚未发生的幸福时刻,正如安吉丽娜在她改编的电影《他们先杀了我的父亲:一个柬埔寨女儿的回亿录》片头所描述的那样,当时的柬埔寨正处于后殖民时期的黄金时代,是听着留声机在家里开派对、莺歌燕舞的东方小巴黎,直到突然有一天,那些带着红白格子高棉头巾的士兵前来敲门。

山上的雾气说来就来,当我来到教堂门口时,发现顶部的十字架已几不可见。教堂、达拉和我都好像是一幕舞台剧上的微缩布景,屈服于一台巨大的造雾机。雾气被外面的大风挟裹着,从窗外大口大口地吹入礼拜堂,萦绕着里面的几尊圣像。挖掘机在近处轰鸣,只闻其声不见其影,呈现一片诡异的景象。难怪最近有好莱坞的鬼片就选在这里取景?

来自德国南部的霍尔格先生是波哥山皇家酒店的总经理,在向我介绍酒店百年历史的法式菜单的同时,还小心翼翼地提醒我在拍照时,不要把在大厅用餐的客人放在取景器内。作为一家六星级饭店,他强调客人的隐私。和麦克一样,他之前也在泰国的酒店工作,也刚来不到半年时间。相比之前常年需要开空调的工作,山区的清凉和幽静让他特别满意,认为这里更接近家乡的气候。

